



办法总比困难多

安徽合肥 周彪

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,总是在解决困难,克服困难前行的。从猿猴相揖别,由野蛮到文明,哪一步不是冲破艰难险阻,克服重重困难,才有今天的高度文明。人们从克服困难,战胜困难的实践中,总结出“只要思想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”的至理名言。办法总比困难多,体现出人类在与自然、人类社会的斗争中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。

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,每一个时期都会遇到突出的难题,这些难题不剖解,不解决,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。上古时期,人少而兽多,人类经常被野兽、蛇虫侵袭,人不能安生,解决野兽对人的伤害就是最迫切的问题,有巢氏应时而出,构木而巢,民而悦之;后来,人食果蔬蚌蛤,腥臊恶臭而伤其肠胃,民多疾病,解决人的饮食问题就成为重要的事,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臭,民而悦之。

在阶级社会,每个朝代都面临自己要解决的难题。汉王朝初期,在解决诸吕专权之后,很快又面临刘姓诸王做大的难题,枝强干弱的局面正在形成。文帝时,贾谊就曾大声疾呼,希望能引起朝廷重视,但因为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,问题就搁置下来了。到了汉景帝时期,此问题越发突显,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,否则,就会影响中央政权的稳定!御

史大夫晁错一针见血指出:“诸侯王的势力日益强大,今削之反,不削也反。削之,其反急,祸小;不削,反迟,祸大。”景帝经过反复思虑,采纳了晁错削藩之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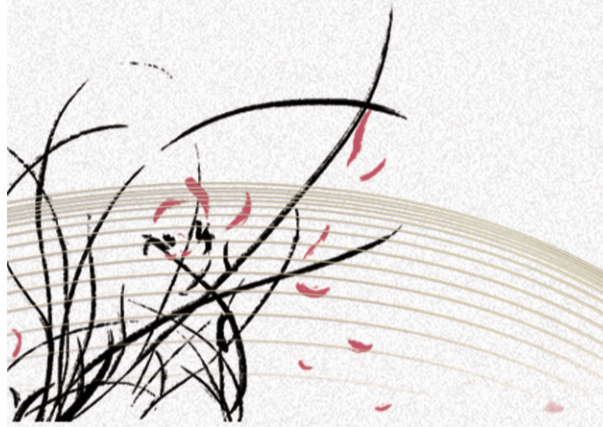
(公元前154年)开始削藩,引发吴、楚等七国之乱。迫于巨大的压力,汉景帝想用晁错的人头来平息七国叛乱,结果晁错虽杀,但七国之兵未收,景帝这才如梦方醒,派出重兵开展全国大规模的平叛。经过努力,七国之乱虽然暂时平息,但藩王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,一直是朝廷的一块心病。

直到汉武帝时期,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,一改以往的强削办法,反用增法,让所有藩王的儿子都参与瓜分王国一片土地,使原来的王国逐步缩小,由大藩国变成小藩国,再由小藩国变为小小藩国,各藩王势力不断减少,兵力、财力逐层减弱,失去与中央政府对抗的能力,藩国问题就此缓解。客观世界,矛盾无处不在,无处不有,旧的矛盾解决了,新的矛盾产生,循环往复,以至无穷。汉武帝晚年,盗贼猖獗成为社会突出问题。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个社会难题,此时的汉武帝却失去了往日的睿智,他简单地使出雷霆手段,派出使者身穿秀衣,手持印信,派出大批军队进行清剿。同时,颁布法规:“盗匪团伙出现没有被发现,发现了而没有捕获到,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及主管吏员都判死刑。”这项法律一出,下级官员害怕被杀,即使发现盗贼也不敢上报,惟恐不能捕获,违反法令既要被杀头,又要连累郡府。郡府也害怕上报,上下互相隐瞒,躲避法律的制裁,结果造成匪患不但没有减少,反而更加猖獗,民众生活更加不得安宁。

同样的问题,到了光武帝刘秀时,又一次成为困扰社会安定的难题。但光武帝吸取汉武帝的教训,一改往日的严刑峻法,而采取灵活适度的方法,采取让盗贼之间互相揭发,五个盗贼共同捕获或斩杀一个盗贼,就免除罪行。对官府一时没有捕获的盗贼也不作追究,只对那些包庇、隐藏盗贼的人才判罪。于是,盗贼之间互不信任,相互追捕,加之官府有力的介入,盗贼团伙顷刻瓦解,社会很快就恢复了安定。现在全世界都面临新冠病毒的挑战,人类又一次面临灾难!在这场灾难面前,人类不会束手就擒,而是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与病魔作斗争,同时,大胆探索疫苗的研制,很快找到了化解危机的办法。

当下,中华民族不仅面对新冠病毒的挑战,还要面对西方国家的各种“为难”,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对待,积极应对,不要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吓倒,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,一定会化危为机;另一方面,我们更加坚信中华民族有着越挫越勇的不屈性格,越是重压之下,越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,制裁、打压、围堵、封锁、污名化,重压之下,只能逼出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中国!

唯物辩证法教会人们,有矛盾就有化解矛盾的方法。只要思想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,这是至理名言,也是经验的总结。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,人们受到历史、环境、条件,包括人们的知识、经验、眼界等多种因素影响,决策往往有误,甚至出现失误,这都是正常现象。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,积极寻找对策,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,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,最终都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!



外婆的小书摊

安徽合肥 高永翠

记不得是哪天放学,回到家,居然找不见外婆,平时这时候,她不在院子里浇花,多半就在廊檐下绣花。说起外婆绣花,她可是一把好手,年轻时学的手艺到老一点也没丢,我们外套上开满鲜花的花篮、枕套上翩跹的蝴蝶都是外婆的绝活。听说,外婆年轻时绣花根本不用花样和花绷子,她只用指甲在织物上掐几道印子,然后飞针走线,一会儿你就能看到鲜活的花朵,或红、或紫,烂漫一片;许是鸳鸯、蝴蝶,或栖或飞,热闹非凡。可今天她去哪儿了?

直到天快黑,才见外婆提着一篮小画书匆匆回家来。她先放下篮子,然后转身去院子外又拖回来一只小板凳和一片塑料纸,还没等我们开口问,外婆就笑吟吟地说:“也不问问我下午去哪去了?”小表妹用眼瞅瞅刚回家的那篮小画书,反问道:“您不会又把我们的画书送到水站,给别人家小孩读去了吧?”

“嘿,你猜得还真有点像!不过我去的不是水站,而是长途汽车站,你们的小画书不是给小孩看,而是给等车的旅客看,一下午,我挣了八角五分钱呢。”外婆笑着说,透着几分满足。自从家家户户装上自来水,外婆就离开水站回家务闲了,失落总隐隐挂在她的眉梢。

晚上,在灯下,外婆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了她今天的“创业史”:我把家里你们小时候读的小画书都搜罗出来,用篮子拎到车站,再一行行摆在塑料纸上,那些等车等得着急的旅客就会围上来,东翻翻、西瞅瞅,翻着、瞅着就会捞起一本来看看,2分钱一本,用来消磨时间,倒挺合算。我们家的闲书,打发人家的闲时,一举两得。再说你们上学了,下午这大段时间,我总想找点事做的……外婆心得还不少。再看看篮子里,那些平日被我们翻旧的小画书,一摞摞码的整整齐齐,似乎重新神气起来,它们成了外婆创业的原始功臣。

过了几天,她居然把家里的竹床扛去摆书,还带

着几个小板凳供顾客坐,一个小书摊就支起来了。这样,每天放学后,我们姐妹仨做完作业,就直奔书摊,帮外婆一起看摊、收摊。汽车站离家很近,外婆的摊子就支在车站大门左边的空地上,一张竹床上摆着各样的小画书,四周摆着一圈小板凳。等车的人,一开始,多半守在候车室,等着站里广播叫着自己车的班次,那广播员的声音永远软软的、缓缓的,像一点儿也不着急。候车厅里一排排的木椅上,栖着南来北往的旅客,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,各样的行李包,横竖堆在脚头,进进出出都绊脚打磕,孩子喊、大人叫……闹哄哄的热流嘈杂翻腾着,坐不了多久,焦躁自然而然。不停张望、不停询问,大厅里的人似乎一直都不见少,广播员的软语依旧绵绵的,等得久了,也被这水一样的声音缠的、煮的渐渐没有了脾气,只有站内、站外来回地晃,晃着荡着,百无聊赖中就踱到了外婆的书摊旁。随手翻翻,碰上似乎合意的,那眼神就定住了,再翻几页,居然饶有兴趣……一本小画书本没多少页,三下两下就到头了,扔下,再抄起一本,哗啦啦又翻一气,故事大概就了解得差不多了,再放下……时间似乎好过多了,就姑且这么停顿着。

碰到这样的时刻,我们小孩家就不乐意了,扬声道:“你究竟要翻多少本?只给看,不给翻。”声音里十二分的抢白。碰到和善的主儿,不好意思笑一笑,搁下书,转身走了。碰到过劲的主儿,也会加几分劲怼回来:“我不翻翻,咋晓得哪本好看?”更有厉害的角儿,一个劲不吭声,继续沉醉在书里……每当这时,外婆都会打圆场说:“翻翻,随便翻,挑到好看的再看,没关系的,小孩家不懂”,外婆的和善无处不在。有时,一床的书都被翻得横一本、竖一本,乱糟糟一团,也没有一个留下看的主儿,外婆也没一声怨言,还在旁满含歉意似的安慰着:“还是书少了,没找到合适的。”然后,再一本本重新收拾整齐。

外婆的书摊子就这样坚持下来了,说也奇怪,识不得几个字的外婆自从摆起了书摊,她识字明显快了。在书摊上操持一段时间后,她会根据客人要的书名,在书堆里准确找到那本书,也会指着书名向别人推荐,有时书摊上没顾客,她会自己寻本口碑好的书看,连估带猜把故事了解个大概,然后回来添油加醋讲给我们听。在我们看来繁琐无比的小书摊,却被外婆有声有色地经营起来了。

每天晚饭后,她会找来针线、糨糊修补收摊时别在一边有破损的书,散架的,按页码理好后,用锥子沿书脊边锥上一溜眼,再用针线订结实;碰上破了皮的,外婆总会剪一块纸从后面衬上,再刷上糨糊粘牢;至于那些掉了页的书,最麻烦,外婆能做的就是弄一块和书页一样大小的白纸放在桌边,等我们做完作业,她就会央我们循着这页的前后,编出文字设计好画面,写好画好,她再插进书里订严实。这可是我们喜欢干的事,我们总是拿着那张白纸翻遍书里人物的样子,才描啊画啊,按照情节添文字,有时觉得不过瘾,顺便把自己的想法也编进去。然后,乐滋滋想象着读到这页时顾客的讶异,便无来由地满足。而外婆更开心,她总是叮嘱我们,画要画得像,字要写得好看,要不然收顾客的钱,实在不好意思。每当我们交给她时,她总是端详又端详,一会儿比划到眼前说画得两条胳膊一粗一细,一会儿又拿远,左右打量,说颜色涂得不够鲜……然后敦促我们一遍遍修改,直到她满意为止。这时候,她会掏一把零食,让我们吃得甜蜜蜜,顺便打趣道:“又甜又香吃了过江,又鲜又甜吃着过年!”我们胡乱跟着喊,然后哈哈大笑。

一摞书、三两长条板凳、一杯茶、几粒瓜子……记忆中外婆的小书摊,伴着那热烘烘的汽车站人流及一声声播报站名的软语,还有摊头梧桐的新绿和迷眼的绒绒,一切都那么真切分明……